

之言者也。

中國者大國也。即中國人亦以其國家混一天下。傲慢而自尊自大也。古來中國之朝廷。雖屢易姓。其主權雖屢被握於外人之手。而其國家者。殆有外形雖已滅。而中國之所以爲中國者。未嘗已滅之意味。夫中國之建國也。專主文教。故每朝對外。皆不免柔弱。然對中國而侵略者。每每以一方之武力。僅少之種族。且其目的者。單在掌握中國之政權。及得志後。却感化中國之文明。幾百年之後。其社會無不被中國之併吞。使今之列強之侵略。亦不過如斯。則禍患殊不深。其侵略不過一時。他日之恢復亦甚易。不知今之列強者。非如斯之侵略。其文明則優於中國。人口亦不少。其國民者儼然成居國之社會。非復如水草無常。而轉移行國之蠻種。故其侵略。右手提干戈。左手携書券。前用牙籌。後備戰艦。其目的者。非徒掌握政治之主權。而遂滿足不移風易俗。使其言語同化。使其文學同化。而自宗教學術根本上。爲一大變不止者也。故其侵略有永久之性質。非止一時而已。有如吾人人類之對於禽獸者。夫中國之外患也。古來以五胡爲最慘。其侵略非一時之嚙吞。乃爲永久之蠶食。其禍毒亦至深。人種者混同。言語者淆亂。教化者駁雜。禮樂者紊亂。至中國之今古史。畫一大鴻。

孔子二千四百五十年
光緒二十五年歲次己亥

九月二十一日

清議報

第三十一冊

THE CHINA DISCUSSION

ISSUED THREE TIMES PER MONTH

No. 139 YOKOHAMA, P. O. Box 255

清議報第三十一冊目錄

本館在橫濱元居留地壹百三十九番

本館論說

中國歷代革命說略

無涯生

飲冰室自由書

論強權

任公

東京大同高等學校功課

聞戒錄

中國之運命與革新之氣運

策畫支那論

猛省錄

補述法人強索廣灣租界 西江英法爭

權 英官緝拿會黨 俄人攘奪礦利

德人索地又聞 英員購地

來稿雜文

論剛毅蒞粵籌餉事

錄天南新報

論籌餉宜先折南漕

錄國聞報

各埠近事

記吉隆華商倡祀 孔子聖誕

政治學譚

國家論卷四

德國伯倫知理

支那哲學

儒術真論

章氏學

政治小說

佳人奇遇卷十

東海散士

詩文辭隨錄

贈友人丁酉秋月

更生

七言十章寄懷飲冰子兼呈更生先生

獨泣問麒麟者

六君子紀念會

鐵血子

讀美洲祝 聖壽記

西樵樵子

香港夜讀清議報

西樵樵子

中國歷代革命說略

無涯生稿

噫嘻乎悠哉。自有書契。至於今。開國之早。文明之發達。未有若我中國者也。續紛交錯。郁郁都都。以有二十四朝。以有四千餘載。其間革命之運。或進或退。與黃種盛衰伸絀。有大關係。而與今日改革時機。尤有相爲影響者。豪傑有志之士。觀感于歷史之情。撫摩其古初先民之遺體。憑弔歔歔于四百餘州。神靈雄壯之山川。激動其獨立之志。飛揚其自由之旗。爲黃種吐其鬱于歷代。獨夫民賊之積氣。破其厄于累朝。因循苟且之陋風。欲國民一進而爲世界。上最雄強最文明之種。英雄哉。當如是也。吾且說中國革命之大略。以爲善醫國者告焉。建國之初。無不由家族起也。家族之能建國者。由其能盡滅異種。據其地而有之。雄且桀者。遂爲君也。中國人類始于黃帝。黃帝以前。非無人類也。爲黃帝盡聚而殲耳。今諸子傳記。所稱盤古。天皇。地皇。人皇。葛天。無懷。數百氏。董子所稱六十四民。皆黃帝以前之士。曾互相雄長。勝者衆降。而伏之弱者。衆叛而去之。非有建國之心也。黃帝出而與諸種爭。諸種敗竄於西北沙漠之野。黃帝子孫遂流衍于中原大陸。而長有天下。一族之繁複。不得不有法律以治之。於是制度興。然雖有制度。祇可名之爲家族制度。未可信爲有國制度也。

至堯舜出而洪水退。昔之因山林之隔，水陸舟車之未通，而小族林立，自爲一國，稍稍歸合于略大之族，而疆土廣，物產興焉。於是乎爲有國家之萌芽。禹貢定山川，錫土姓，計戶口，興農織，立田賦，創兵制，通運道，規模繁密，似爲文明極盛之世。西人嘖嘖吾中國統計之學，遠在四千年前，先於萬國，蓋有由也。然詩書爲孔子所刪定，孔子有致太平啓文明之心，託之於禹貢，非堯舜時果能致此，以禹貢所載皆周時地名，而土地曾無增損於其間也。且上有黃炎荒古相傳，家族之制，下有三代迄今三千年，君主之世，而忽有堯舜禪讓，突啓民主之運于草昧初開之時，爲萬國所無。與西人理學家言世界愈近愈文明，愈遠愈野蠻之公理不合。又堯舜已開民主之後，而三千年曾無接迹者，而君權獨橫，龐龐綿延，流毒中土，下民呼天，又何其風流頓絕也。然孔子之欲我中夏首開民主，致太平以風靡全球，爲一統易之羣龍無首，書之堯舜前，不必有其事後，宜以立之法，故假之爲偶像也。雖然堯舜者，雖非與今世完全之民主國相同，亦當時之大聖，有公天下之心者也。或謂中國無民主種子，革命後不能爲共和之治者，皆大謬誤。不知孔子之大義者也。

以家族而成國，國者一家之私產也。以國人之所有而獨有之，則盜思奪之矣。后羿寒泥相

繼。篡。夏。爲。中。國。歷。史。假。革。命。家。之。第。一。代。然。革。之。而。肆。虐。過。于。昔。時。已。非。民。之。所。服。況。家。族。爲。國。之。時。代。已。成。熟。其。先。德。入。人。之。心。庶。民。革。命。之。時。代。尙。幼。稚。而。所。爲。又。拂。民。之。欲。則。民。寧。安。于。家。族。政。治。之。下。而。不。願。遭。庶。民。革。命。之。慘。讀。佛。蘭。西。革。命。史。殺。人。之。多。大。亂。之。頻。幾。令。人。不。敢。復。言。革。命。事。而。王。族。之。黨。欲。竊。發。而。起。者。猶。時。有。焉。蓋。革。命。勢。尙。未。成。一。革。再。革。至。於。三。革。而。不。能。成。功。則。人。厭。亂。思。其。舊。矣。少。康。以。一。成。一。旅。致。中。興。者。非。少。康。之。能。也。乃。其。遺。臣。遺。黎。以。家。族。政。制。爲。尙。安。而。不。欲。驟。變。春。秋。存。撥。亂。之。治。蓋。以。此。故。也。觀。于。羿。浞。假。革。命。家。衰。滅。之。紀。足。爲。後。人。一。大。鑑。矣。然。而。孔。子。不。載。者。則。以。此。不。足。法。而。獨。尊。眞。大。革。命。家。之。湯。武。中。國。開。闢。始。于。夏。禹。而。歷。朝。興。亡。之。局。亦。與。夏。時。若。出。一。轍。禹。興。而。桀。亡。湯。興。而。紂。亡。武。興。而。厲。亡。後。此。或。亡。于。暗。弱。或。亡。于。暴。虐。其。亡。亦。相。等。從。未。有。已。易。姓。而。不。改。國。號。如。歐。西。者。然。二。十。四。朝。之。悠。久。猶。稱。中。夏。華。夏。之。號。殆。爲。後。此。新。中。國。之。定。名。也。乎。

當。中。古。之。世。有。開。天。闢。地。之。大。革。命。家。出。則。神。湯。其。人。也。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革。之。時。義。大。矣。哉。今。革。義。行。于。五。洲。矣。革。效。被。于。四。海。矣。其。風。潮。起。于。環。地。中。海。而。居。之。國。汨。汨。沿。沿。流。於。北。大。西。洋。而。撼。美。利。堅。之。岸。獨。立。之。鐘。鏗。鏗。焉。聞。于。天。南。墨。承。其。流。風。無。有。

專制之國者。祥麟起于太平洋。由東而向。西則有日本之屹立。東海焉。菲律賓之屹立。南洋焉。杜蘭斯德兒之屹立。非海之濱焉。自今文明世界。一草一木。一土一石。一飲一啄。一波一漚。皆浴自由之光榮。新華之昭耀。而原其始也。莫不有革命爲之別開天地。重光日月。以有今日也。獨亞洲大陸。歐洲北鄙。沉陰沍霧。終古不開。革運稍爲阻耳。然其期亦不遠矣。且夫孔孟至仁大聖也。殺一不辜。行一不義。得天下不爲也。況夫革命者。莫不藉鐵血之威。擲千百頭顱。流千百膏血。以易之。則彼至仁大聖者。何取于是。而目之爲應天順人哉。蓋天之生人也。人人賦之以自由之權。獨立之性。人人盡其自由之權。獨立之性。而不相侵。斯謂能守其職。人人捐其自由之權。獨立之性。而不相吝。斯謂之能成公益。如是則均平則安樂。無偏無頗。衆民欣和。若夫縱一己之自由。而壓衆人之自由。伸一己之獨立。而縮衆人之獨立。是視己如天。視人如畜。衆民者。已供其身家財產。而身又陷于犬馬奴隸之籍。終其身無一日生人之樂焉。夫以犬馬奴隸待人。實悖天道。實害人理。以犬馬奴隸自待。亦悖天道。亦害人理。如是則不均。不平。不安。不樂。雷霆撼天。水中生火。如是不革命。則爲黑暗之世。地獄之世。生不如死。有不如無。乾坤毀而天地滅矣。故必有大英雄大豪傑崛起而滌蕩犬馬奴隸之

世界而爲人類最貴之世界。開豁黑暗地獄之世界。而爲文明天堂之世界。乃足以相天而生人。則革命者是平人天之憾最良品也。西人之言曰。文明者購之以血也。又曰。將獨夫民賊之血灑地球而皆紅。則民安矣。通歷史之學者。謂欲革千人之命者。必流百人之血。革萬人之命者。必流千人之血。欲革億人之命者。必流萬人之血。古今萬國之通例。不可規避之事。然則雖有聰明神武不殺之聖人。而必先之以天錫智勇武王。桓撥爲之洗濁。霧而掃妖孽。其理之所必然。而勢之無可如何者乎。孟子曰。以至仁伐不仁。何其血之流杵。嗚呼。孟子之心苦矣。然而易曰。龍戰于野。其血元黃。陰陽之戰。以血文明。野蠻之交易。亦以血革命者。去野蠻而進文明。必經之路也。譬之春煦必涉嚴冬。皓月出于雨後。故孔子取之。中國歷數之長者。推周爲最。然而東遷以後。春秋始託魯隱。詩亦降乎王風。則自春秋新王之元年起。至于漢興數百年間。皆春秋革命後之紀。非周之所能有其年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孟子曰。三代之失天下也。以不仁。夫宗周雖不仁。孟子時猶擁虛器。而竟以失天下。斷之似周。已經易姓者。然孟子何悖謬如是歟。蓋幽厲以降。周德已衰。不稱天下歸往之實。而民苦于虐政。不得不思新王復起以救之。民心之所向。則革命隨之。孟子曰。由今之世。

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七篇之中。至于湯武三致意焉。嗚呼。聖賢之奉天行道。仁萬民。過于仁。一人愛萬姓。過于愛。一家以一人一家。而害萬人。損萬姓。未有能免于聖賢之誅者也。春秋以法後王。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未完)

飲冰室自由書

任公

論強權

今日所講。乃譯述加藤弘之先生之餘論而引伸之者也。加藤先生者。日本大儒。與福澤諭吉先生齊名。蓋德國學之導師。進化論之泰斗也。此篇所論。與人權自由之說若相悖。而實相成。今一講之。使學者參觀而知所折衷焉。

第一章 強權之界說

強權。云者。強者之權利之義也。英語云 THE RIGHT OF THE STRONGEST. 此語未經出現於東方。加藤氏譯爲今名。何云乎強者之權利。謂強者對於弱者而所施之權力也。自吾輩人類及一切生物世界乃至無機物世界。皆此強權之所行。故得以一言蔽之曰。天下無所謂權利。只有權力而已。權力即權利也。凡動物世界及人類世界。當強弱二者大相懸隔之時。則強者對於弱者之權力。自不得不。強。大。因。強。大。之。故。自。不。得。不。暴。猛。譬。之。獸。類。虎。獅。其。最。強。者。故。其。於。弱。獸。任。意。自。由。而。捕。食。之。是。獅。虎。之。權。力。所。以。大。而。猛。也。惟。強。故。也。於。人。類。亦。然。昔。者。野。蠻。世。界。強。大。之。民。族。對。

於弱小之民族。其所施之權力必大而猛。又同一民族中。其强者對於弱者。其所施之權力必大而猛。不甯惟是。文明人民對於半開及野蠻之人民。其所施之權力必大而猛。是無他故。皆自強弱之懸隔而生。強也弱也。是其因也。權力之大小是其果也。其懸隔愈遠者。其權力愈大而猛。此實天演之公例也。

在動物與野蠻世界。其所謂强者。全屬體力之強也。至半文半野世界。有又稱為半開世界所謂强者。體力與智力互相勝也。文明世界。所謂强者。即全屬知力之強也。自文明人以觀半開野蠻之人。其强者對於弱者。所施權力之大而猛。實有可驚者。如酋長國王之制其人民也。貴族之制平民也。男子之制女子也。其權力所行。殆非同類相待之所宜有。是無他。其懸隔大故也。至文明人民。則治者與被治者之間。貴族與平民之間。男子與女子之間。其強弱之懸隔不甚大。以故治者對於被治者之權力。貴族對於平民。男子對於女子之權力。不得行其暴猛。漸改而就溫良。是蓋由強弱之懸隔不甚遠。其昔之所謂强者。不得任意振其權力。譬如以獅遇羊。則其權力必大至無限。以獅遇虎豹。其權力不能大至無限。然則文明之世。非治者與貴族與男子。肯甘心自滅殺其强者之權力也。實則被治者與平民與女子。其智力既已

漸進不復安於前此弱者之地位而前者之强者遂不得不變其暴猛之權力而爲溫良之權力然則直謂前此之弱者漸出其强權因弱者已漸爲强故有强權以壓制前此之强者使不得不稍弱殆無不可也

由此觀之强權有兩種。一曰大而猛者。一曰溫而良者。雖然等之爲强權也。尋常學者驟聞强權二字輒以爲專屬於大而猛者而不包有其溫而良者。此實誤也。猛大與溫良視乎他力與本力相對之强弱而本力所現之象隨而異云爾。若本力之原質則固非有異也。此吾所以統括猛大與溫良兩種之權力而概名之爲强權也。

第二章 論强權與自由權之關係

曰强權曰權力。聞者莫不憎而厭之。謂此乃上位施于下位無道之舉動也。人羣之誣賊也。曰自由權曰人權。聞者莫不愛而貴之。謂此乃人民抗拒在上之壓制當然之職分也。人羣之祥雲也。雖然就前章界說之定義言之而知强權與自由權其本體必非二物也。其名雖相異要之其所主者在排除他力之妨礙以得已之所欲此則無毫釐之異者也不過因其所遇之他力而異其狀因以異其名云爾。彼野蠻與半開之國統治者之知識遠優于被治

者其駕馭被治者也。甚易。故其權力勢不得不猛大。至文明國則被治者之智識不劣于統治者。於其伸張其權力以應統治者。兩力相遇。殆將平均。於是各皆不得不出于溫良。若是者謂之自由。

昔康德氏最知此義。其言曰。統治者對於被治者等。貴族對於賤族。所施之權力即自由權也。蓋康德氏之意。以爲野蠻之國。惟統治者得有自由。古代希臘羅馬。則統治者與貴族得有自由。今日之文明國。則一切人民皆得有自由。又李拔爾氏之說。亦大略相同。其意謂專制國之君主與自由國之人民。皆熱心貪望自由權者也。故自由權可謂全爲私利計耳。云云。康氏李氏。皆日耳曼大儒也。其論如此。可謂中時矣。要而論之。前此惟在上位者有自由權。今則在下位者亦有自由權。前此惟在上位者有強權。今則在下位者亦有強權。然則強權與自由權。決非二物。昭昭然矣。若其原因。則由前此惟在上位者。乃爲強者。今則在下位者。亦爲強者耳。故或有見人民伸其自由權。以拒壓制之強權。以爲此強弱之迭代也。不知乃兩強相遇。兩權並行。因兩強相消。故兩權平等。故謂自由權與強權同一物。驟聞之似甚可駭。細思之。實無可疑也。

諸君熟思此義。則知自由云者。平等云者。非如理想家所謂天生人而人人界以自由平等之權利云也。我輩人類與動植物同。必非天特與人以自由平等也。康南海昔爲強學會序有云。天道無親。常佑強者。至哉言乎。世界之中。只有強權。別無他力。強者常制弱者。實天演之第一大公例也。然則欲得自由權者。無他道焉。惟當先自求爲強者而已。欲自由其一身。不可不先強其身。欲自由其一國。不可不先強其國。強權乎。強權乎。人人腦質中。不可不印此二字也。

第三章 論強權之發達

凡一切有機之生物。因其內界之遺傳。與外界之境遇。而其體質心性。生強弱優劣之差。此體質互異之各物。並生存於世界中。而各謀利。已則不得不相競爭。此自然之勢也。若是者。名之爲生存競爭。因競爭之故。於是彼遺傳與境遇。優而強者。遂常占勝利。劣而弱者。遂常至失敗。此亦當然之事也。若是者。名之爲優勝劣敗。生存競爭。優勝劣敗。此強權之所由起也。生存競爭。與天地而俱來。然則強權亦與天地俱來。固不待言。雖然。其發達之次序。亦有可言焉。在禽獸世界。其強權之所施。惟在此種屬與

他之種屬之間。如虎與羊。鼠與牛。是也。而已。若其同一種屬之間。則其強權不甚發達。野蠻人亦然。當草味未開之時。同一人羣內之競爭。而出其強權者。甚稀。其始。惟人類對於動植物而施其強權。其繼。則此羣對於彼羣。而施其強權。其後。乃一羣之中。各人甲對於乙。乙對於丙。而有強權。蓋由人羣進步發達。而生存競爭之趨向。日漸增加。而強者之權利。乃日漸加大。於何證之。如一人羣之初立。其統治者與被治者之差別。殆無有。故君主對於人民之強權。亦幾於無有。是為第一界。亦謂之據亂世。其後差別日積。日顯。而其強權。亦次第發達。貴族之對於平民。亦然。男子之對於婦人。之亦然。是為第二界。亦謂之升平世。至世運愈進步。人智愈發達。而被治者與平民與婦人。昔之所謂弱者。亦漸有其強權。與昔之強者。抗而至於平等。使猛大之強權。變為溫和之強權。是為強權發達之極。則是為第三界。亦謂之太平世。或問曰。既已相消矣。既已平等矣。則世界無復有強權之跡。謂之為強權消滅。則可矣。謂之為強權發達。何耶。且此第三界者。與第一界。何以異乎。答之曰。不然。第一界之時。人人皆無強權。惟對於他族而有之耳。故平等。第二界之時。有有強權者。有無強權者。故不平等。第三界之時。人人皆有強權。故復平等。要之以強權之有無多寡。以定其位置之高下。蠻野百不失一。如專制。

主義自今日視之誠爲可笑可憎然要之彼一羣之中尙有有強權者若干人則勝于前此之絕無強權者矣貴族政治神官政治亦其有強權之人日漸加增之徵驗也近世經一次革命則有強權之人必增多若干而人羣之文明必進一級前此經過者如宗教革命政治革命皆是也今日歐洲各國有強種之人增于二百年前不知凡幾矣然則今日西人之強權發達已極乎曰未也今日資本家之對於勞力者男子之對於婦人其階級尙未去故資本家與男子之強權視勞力者與婦人尙甚遠焉故他日尙有必不可避之二事曰資生革命日本所謂經濟革命曰女權革命經此二革命然後人人皆有強權斯爲強權發達之極是之謂太平雖然此就一羣之中言之耳若此羣對于他羣而所施之強權之大小又必視兩羣之強弱以爲差必待羣羣之強相等然後羣羣之權相等夫是謂太平之太平

(未完)

卷之三

東京大同高等學校功課

秦伯

積。圓。顙。方。趾。而。成。衆。生。積。衆。生。而。成。世。界。世。界。之。安。危。治。亂。視。乎。文。明。人。者。之。生。與。不。生。然。則。文。明。人。者。其。大。世。界。之。大。腦。筋。矣。乎。夫。腦。筋。莫。不。自。愛。其。身。寒。何。以。爲。衣。飢。何。以。爲。食。風。雨。何。以。爲。上。棟。下。宇。百。體。之。安。樂。在。一。腦。之。善。自。爲。之。百。體。靡。有。圖。報。者。而。腦。之。不。倦。自。若。腦。筋。亦。勞。矣。哉。吾。聞。之。孔。席。不。煖。墨。突。不。黔。孔。墨。者。豈。不。知。圖。逸。樂。者。歟。而。以。愛。天。下。之。大。身。而。瘁。其。一。身。其。諸。孟。子。之。所。謂。大。而。化。之。之。謂。聖。者。乎。何。居。吾。輩。之。不。以。腦。筋。自。責。也。今。者。百。體。病。矣。然。則。當。此。時。腦。筋。可。曰。我。非。腦。筋。也。乎。哉。

批

百。體。不。圖。報。而。腦。筋。不。倦。二。語。通。極。孔。子。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夫。學。與。誨。非。難。不。厭。不。倦。爲。難。必。如。何。然。後。能。不。厭。不。倦。必。也。視。辦。一。切。事。爲。已。所。必。當。盡。之。職。不。窮。惟。是。而。已。大。人。之。任。天。下。事。也。視。之。如。縱。欲。然。何。也。彼。其。不。忍。人。之。心。不。可。抑。制。遇。事。之。來。如。有。搔。其。癢。者。然。他。人。欲。禁。之。且。不。可。而。何。有。厭。倦。之。有。乎。不。過。細。人。以。聲。色。爲。縱。欲。之。具。大。人。以。救。衆。生。爲。縱。欲。之。具。而。已。如。腦。筋。之。爲。百。體。謀。正。此。類。也。

林介叔

老氏之言曰。還淳返樸。此中國誤認進步之變化。爲循環之變化之原因也。夫淳樸者。野蠻之別義也。更欲求返之還之。是自安於禽獸之道也。而天然之奴隸。取其不事人爲。易於混世。乃昌其虛無自然之說。而流毒於此數千年。此數千年國家之亡也。則曰自然。而亡國家之興也。則曰自然。而興。究其實則一家人暴哮於草昧之中。無所謂興亡。無所謂變化。此一家之惡已極。彼之稍善者。取而代之。甲一家之力已疲。乙之稍強者。奪而守之。延至今。至於一物之微。一事之末。亦莫不曰有運數存焉。嗚呼。幾不知進步爲何語。安望其明自由之理歟。

馮斯樂

師昨日言文明之自由。是有法律之自由。野蠻之自由。是無法律之自由。變更謂野蠻之人。不但無法律。而並無一毫之自由。雖縱情任性。隨意放掠。似乎不得不謂之自由。然甚非也。夫既無法律矣。則將侵人之自由。如是則有一自由。必有一不自由。然此尙不得不謂其無一人之自由也。不知我可侵人。人亦可侵我。人我相侵。卒無一人得自由。是故欲人人自由者。非人人自有法律不可。

曾廣勳

泰西一國累敗而累興。蓋善變以應天也。中國一蹶不再興不變而逆天也。故順天者興。天非興其一國也。逆天者亡。天非亡其一國也。一國不自變。人將順天代變之。而一國亡矣。一國能應天。則其國雖萬世存可也。孟子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其此之謂乎。

批

天然之理。日趨於變者也。故不變者任天而實逆天。善變者制天而實順天。

鄭雲漢

德國之國家主義。英國之公利主義。法國之自由主義。即太平內之三世也。德國即太平之據亂。英國即太平之昇平。法國即太平之太平。當今之世。歐洲雖三世並行。然以予觀之。今日正公利主義之世界。何則。國家主義。德國雖行之。日本亦効之。然皆有漸移於民間之勢。自由主義。法國行之。而屢屢有內訌之憂。近有復倡專制之政體。可見德法二國俱不能行也。國家主義。自是以後將不能行。自由主義。必待二十世紀後始能行也。

批

源本經義。引證時勢。極有心得。今日行之。而最有效者。實莫如英國政體。自由主義雖善。

矣。然以全世界之人智綜合比較觀之。尙未能行。雖強好此美名。而實際則多窒礙也。故英國派真今日最宜之政體也。

麥知覺

師昨言凡歐洲各國之人皆有愛國之心。自立之質。故雖已亡之國。經數十年。或數百年。或數千年。而常思恢復云云。覺竊疑焉。夫阿爾蘭有幽蘭之烈女。而不能脫英之羈。西班牙有紅蓮之奇人。而不免各國之欺凌。波蘭有骨數斗之勇烈。而卒爲三國所吞併。埃及有亞刺非之豪雄。而爲英法所箝制。凡此諸賢壯烈之氣。橫於宇宙。積之數十年。積之千百年。極力振奮。以圖恢復。而厥功未遂。而血染霜鋒。行志未成。而身逾荒島。非無愛國之心也。非無拔萃之才也。而喪亡若是。豈埃阿波西之氣運已絕乎。抑更有復起而接踵者乎。

批

問得極有心思。文筆亦甚整練。可稱精進。埃阿波西等國。雖亡之既久。積弱已甚。而此輩豪傑。繼踵不絕。此其所以可貴也。此乃彼中多少人物。幾經講求。養成此種獨立不羈之氣也。雖屢有挫敗。然愈挫愈堅。愈敗愈奮。其流風餘韻。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焉。觀其國之有此等人。吾知其必有獨立之一日無疑矣。今雖屢挫。豈可以成敗論英雄哉。

聞戒錄

中國之運命與革新之氣運

譯東亞時論

夫中國之衰運。近已達於極點。外侮迫蹙。危如累卵。殆有智者無所用其智。勇者無所用其勇。仁者無所用其仁之勢。自其內部而言。則國家之組織。全已解体。自其外部言。則國家之防衛。全已廢撤。如中國者。將任列強之分割。自甘亡滅。沈淪使四百餘州之山河。空爲四千年古帝國之邱墟。歟。抑因衰殘荒廢之餘。蘇復國民之新元氣。使國運之復興。歟。是實今日之一大問題也。

而此疑問之解決。實於世界有至大之關係。即如我日本。亦不免少有關係。若支那果無蘇復再興之望。殆有白人以外之生民。不能建設自主自立之國家之勢。以唯一之日本。於白人以外。發揮一種之文明。欲自主自立。世局岌岌。殆難終日。情勢之必然。自可覺悟。故中國之運命如何之問題。決非獨中國之問題。亦實我日本之問題也。

中國之運命如何。人非神明。誰能豫言之哉。然中國者。果能有蘇復再興之內力與否。決不難講究。蓋今日中國之衰頹。在政治之腐敗。決非國民之衰弱。在國家組織之機關解体。必

非國民生氣之消耗。故將自中央政府以非常之大英斷一振其紀綱。更始而改張歟。抑自民間革命之元氣勃興乎。中國者自其衰殘之餘而復勃起。知非不可期之事也。試徵其歷史。暴秦失鹿。天下共逐。遂有西漢之勃興。新莽篡竊。遂有東漢之中興。承六朝積衰之餘。繼隋煬帝之荒暴。遂有李唐之盛世。蓋中國之國家組織。雖甚簡單。其制度文物。則似甚煩縟。其君權雖甚專制。而其革命權亦甚自由也。而其君主專制政體。與其朝廷之內政。概以二百年乃至三百年。達於腐敗之極點。其時即以革命而一新之。故其學者於君權正統論。雖紛紛其說。然於其實際。終主逆取順守之常套。故常以天命天與之說。頌揚其新主權者。如彼之洪秀全。今日雖皆以髮匪之賊魁唾罵之。若彼當時不流連於金陵之繁華。而失誤兵機。長驅而爭燕山。今日博新朝高祖之尊稱。未可知也。要而言之。中國之國家。其衰敗非由國民之實力。實由其朝廷之政治所致者。皆歷歷可徵也。故吾輩就今日中國之衰運而論。亦斷不敢輕謂中國國民之內力消耗。不得不謂滿清政府政治紀綱之腐敗。解体且清朝之鼎祚。既滿二百年。以其數考之。已當革命之運。吾輩者非敢唱不祥不敬之言。而望隣國之變亂。唯望北京政府。猛省其氣運。深察其形勢。使就中興革新之途。故不得不進以忠告。

溝。則中國人苟思五胡之亂。其禍中國如何。即可想見今日列強之侵略如何矣。

古來中國之外患。唯五胡之亂爲蠶食。其禍遂至深且大。而今也列強之分割侵略。其外形固似五胡之蠶食。其實力則幾十百倍於五胡也。夫五胡之侵自西北兩面。不過如今日之一俄國。今也東有德有英。南有英有法。而此外如美如意如比如奧。亦漸漸來迫以中國之大。如往時聞雞起舞之劉鯤。中流擊楫之祖逖。竟無其人。却有屈膝事契丹之石敬瑭。人物豈非可詫駭之至哉。現海關者。與其鍵於英人。東三省者。勿論直隸山東山西河南湖北江蘇廣東廣西雲南各省之鐵道。其敷設權。讓與俄英法德。膠州旅大威海衛廣州之要港。良灣。隨意割贈。四境內外。無所防備。一出一入。他人族類。所謂貸盜以鍵。饋寇以糧者。非中國今日之現狀哉。然其形狀。非成於成之日。其所由來。固甚深久。吾輩者。決非徒驚怪今日之形勢。唯驚怪中國今日當局者之舉措而已。彼等者。尙不知今日之時勢。除根本革新之外。無他救濟之法。其狀何異於坐弊船之中。駸駸下墜。猶冥然罔覺乎。然則中國之運命。其前途遂無所望乎。

雖然以吾輩之所知者。則中國國民之內力。非薄弱也。其民庶者。勤勉於生產。而堪勞苦。其

生計者。儉素而工於貯財。其土人熱心於講學而嫻禮讓。而至其礦物植物。原野河川之大富。固不可勝數。方今北京政府。雖窮於財政。是出於理財之不得其宜。決非民力之乏。支那之兵雖弱。是將校無人。使訓練得宜。精良之兵。指日可得。觀於甲午戰役。我軍人之所親知也。而其所爲一大缺憾者。國民無愛國心之一事。然近時民間之氣運。全與往時異其面目。革新之氣象。勃然到處而興起。皆人之所知。而此氣象者。則以南方爲尤旺者也。

以今日之情勢而論。廣東湖南。即革新氣運之中心。而瀰漫於浙江福建廣西江西江蘇各地。決有不可輕侮者。此雖未足稱爲革新黨派。而革新之氣運。已早晚而醱酵矣。如彼哥老會白蓮會小刀會八卦會等。已成之團體。不計外。其他有純然革命家。有溫和改革家。有因循折衷家。有輕浮競新家。其步武雖不能一致。然其氣運之大勢。已足令吾輩之所注目也。使因此大勢。進而不止。綜合聯結。歸注一所。將國家組織之觀念。於此發達。統合一致之思想。於此圓成。愛國奉公之志氣。於此陶鎔。東連西競之交情。於此交通。蓋大有可望。吾輩者。不欲支那蘇復而再興。則已耳。若不然。則今日之務。宜於商業教育。及其諸般之交際。努力啓發其氣運。誘掖之。開導之。振作之。鼓舞之也。且近支那人與我日本人。爲特別之親愛。則

吾人豈可吝此一片友俠之意氣哉。況非惟友俠之意氣。支那之蘇復何如。實關我國之運命。尙可視爲他人之事哉。

由此言之。今日之疑問。此革新之氣運。與北京政府果能兩立與否之問題也。而吾輩者。容易解決此問題耳。夫支那國家組織之解體。政治之腐敗。既達其極點。按之古來革命之情勢。已早晚發見。無可生疑。然其革命之不即爆發。所以保今日之無事者。則支那人之愛國心。慮內亂一起。外患必沓至。故特抑制其舉動。若其革新家苟非深慮及此。則揭竿崛起。即在目前。何則。其慷慨弊政。而希望革新者。殆如久渴思飲。久飢思食之切也。故支那政府果欲回轉衰亡之運命。免列強分割侵畧之慘禍。宜利用此氣運。以成中興之偉業。如目下支那之目爲反賊。指爲不逞之徒者。却皆足以翼贊中興之事業。而有餘者也。若不然。則列強侵畧之禍。根漸蟠結於內地。縱令能防遏革命之亂。而滅亡之運命。終不可免。支那政府者。將愛國民之革。新。歟。抑愛列強之侵畧。歟。苟愛之。蓋亦反其本矣。

代表革新氣運之人士。固自不一。其意見。其手段。亦自各異。或企革命變亂。謀破而逃海外。是爲急激之派。或隻手唱變法。一敗塗地。或死或散。是爲輕快之派。或見識獨高。韜跡山林。

以待時勢之至。是爲蘊藉之派。或太息離散。而聯合同志。是爲慷慨之派。或著書。或作報。委曲譏諷。以達其志。是爲謹厚之派。其方向雖不相同。其志之所謂保種保國保教之熱心。則如同出一轍。而獨全然反對此氣運。百方防遏。深慮其發達者。其中所謂滿洲派。八股出身。派勢利俗吏派。拘泥學說之頑陋派。亦種種色色。至其忌革新者。則不謀而同也。若果中央政府長爲此輩所蟠踞。力拒革新。支那之蘇復。終至息絕。或激發革命之氣運。生非常之變局。俱不可知。然皆是北京政府之所自取。決不能咎他人者也。故吾輩之所期望者。惟望中央政府。施一英斷。乘此革新之氣運。以成中興之偉業。將雄視五洲。冠絕萬國。亦非難事。然因循推諉。將革新之氣運。自中而激發革命之變亂。侵略之大勢。自外而演分割之活劇。內患既興。外憂迭至。則它日之政府。豈能復爲今日政府之所有哉。故吾輩于此下一斷語曰。欲看支那之運命。在此革新氣勢之如何。欲觀後來之變局。在北京政府方針之如何。

策畫支那論

日本江藤新作著

支那與我相鄰。其一盛一衰。一興一亡。不無多少之關係。余嘗與友人就支那問題而策畫之矣。自今十四五年前。與福岡、平岡、宗像、和泉、諸氏相會。彼相談欲創立東

亞學館。余當時與諸氏意見頗有所異。以爲此事不甚切要也。雖然。余於支那。非敢等閑視之。唯如創立學校之事。不甚與同意耳。其後余於長崎再會平岡氏。時明治

十八年

即光緒十一年

之夏。就支那問題。更有所計畫。此計畫者。非創立學校。乃侵畧支那之

計畫也。余輩當時以爲今滿清朝廷之紀綱墜地。政令不行於四方。草賊割據邊隅。官兵屢討之而不能撲滅。是非清朝之運命旣傾。革命之氣運旣熟者乎。聞昔洪秀全將死而有遺言曰。我死後五十年。東海英雄。崛起而亡清朝。今日余輩之起。恰合秀全之豫言者也。即率同志數十人潛入支那內地。與其革命黨合。襲明太祖所創基之南京而據之。乃問滿清朝廷鼎之輕重。平岡氏至欲賣去其所有之石炭全部。以充此計畫之資。不幸罹意外之災。余輩之計畫。遂爲挫折。不得已而解散同盟焉。

爾來就支那問題。而有所策畫者。不獨余輩也。朝野人士。出種種手段以解釋。皆不得其要領。就兩國間實際之形狀言之。我國人常侮蔑彼。謂彼雖龐大。而頑愚固陋不足懼。彼則目我爲蕞爾島夷。被西洋之假面。爲沐猴之冠。然深察兩者之內情。彼竊驚嘆我文化之日新。我視彼則國運雖衰。而民衆之多。疆土之廣。非容易可侮。內互

以猜忌之眼而觀。外互以輕侮之色而接。於是察兩國之當局者。始終不免衝突之虞。彼之海軍。對我而準備。我之海軍。對彼而擴張。彼備鎮遠定遠之戰艦。我造松島嚴島橋立之巡洋艦。彼誇艦體甲鐵之堅。我以三十生枝米之巨砲迎之。兩兩相持而不下。數年前兩國之爭端。朝鮮之問題。幾次欲破兩國之平和而不破。卒至二十七年^{甲午}之夏。兩國之兵。漲砲煙於朝鮮豐島。迄至翌年四月。兩國之兵戈。結而不解。東洋之天地。以殺氣而蔽之。我海陸之兵。連戰連捷。終至使彼割地償金。請和於我。此戰爭之結果。支那之戰鬪力。殆被破壞。歐洲列強多年窺竊之野心。自此次第發露者也。俄羅斯占領旅順。德國占據膠州。若英、若意、若美、各爲多少之要求。或云門戶開放。或云土地分割。言雖不一。皆不外向支那以圖已之利益。世界虎狼之視線。悉集注於支那。其北部之咽喉。既爲他人所扼。由是北京朝廷不知策之所出。臥榻之側。拱手任他人酣睡。國勢之衰。實有可憐者也。

往時我對支那之策。祇兩國間之事也。今支那問題。殆關涉于全世界。競爭之端。由西方而遷於東方。支那問題之解釋如何。實關世界列國勢力之消長者也。今取支那

安危盛衰之大問題。而云日本安危盛衰所關之大問題。亦無不可也。

(未完)

猛省錄

補述法人強索廣灣租界。廣州灣在明時爲海盜出沒之區。地勢甚佳。不獨爲海南北境海道之咽喉。且能據守由廣州至東京沿途各隘。有此天然形勝。中國人向不注意。即自法人要索後。而能知其情勢者亦少。緣法人之於其地。初只索租界一百里。後華官偕往會勘。法人所欲甚奢。忽翻原索之地界外。又添索二百里。華官頗拒之。一面密察法人要索之由。知其地實爲險要。如竟允其所索。不但後來廣州灣附近不能控制。即廣東全省沿海各島。以及廣州地面。海南全島。皆在法人掌握中。必四面布設重兵。然後可稍資防禦云。

記者曰、凡未開之國。於陸既鮮鐵路以資轉運。非藉河流往來。不能通全國命脈。故外人乘之。亦不先於陸而先於江。所以據其要津。即制其死命也。歐人東侵非亞二洲。全用此策。如英人於非洲則緊握其乃爾河。今日於中國復汲汲於楊子江兩岸。法人於越南之海防西貢。暹羅之湄江東岸。既悉心經營。北侵而至中國。故力索廣州灣及香山之灶頭地方。以近扼西江崖門橫門磨刀門諸險。其所欲之奢。固

迫於進取之謀而不能已。惜吾國上下皆懵然罔覺。俟偕往會勘。不耐其婪索。然後察知。寧非悔之已晚耶。夫我國之割地與人。具有大手段。萬國所知矣。有明知爲咽喉之地。而偷安目前。竟甘割讓者。旅大歸俄。威海歸英。膠灣歸德是也。有極臣不知大勢。以爲海外荒島。而輕于割棄者。香港畀英。澳門畀葡是也。要言之。法人於越南根基既定。再據廣灣。水則泝西江而上至梧州。陸則由龍州鐵路而抵南潯。且聞其公使近更索龍蘭鐵路。若皆如願相償。則川粵滇黔不足圖也。嗚呼。可不懼哉。西江英法爭權。西貢某報載英國藉口西江賊盜縱橫。前數月已照會粵督云。華官既不能窮捕盜賊。則英官當代派師船往護商旅等情。無何伏莽繁興如故。華官之不能捕治如故。英官竟派船前往巡緝。查此等舉動。即英人未沒入埃及時所行之故套。蓋藉以攬人國地方政治權也。然英在兩粵既試如此手段。我法國不可任英獨擅其權。茲駐香港及粵東法領事。業有移文至西貢請調砲船一艘。前去巡緝。此事自當速辦云云。

記者曰、試手於中國南方者。惟英爲先。十餘年來法之舉動亦殊屬猖獗。今英既得

楊子江岸不讓他人之約。大欲償矣。於西江尙欲廣其權勢。法人能不嗔其無遺利耶。在非洲屢與英爭乃爾河。亦以此而已。

英官緝拿會黨。日前英人交割九龍新界時。土民起與爲難。有謂此是私黨所爲。此等私黨。遍於南方。英官甚欲究辦之。故香港總緝捕於某日帶同印四各差等前往駐紮。偕同該處官府親往搜拿。計分五隊。第一隊梅總緝捕親身帶領。拏得六人。第二隊拏五人。第三隊拏六人。第四隊拏三人。共二十人。其爲首諸人。已詳港臬定罪。有十五人候港督批示。驅解出境。現梅緝捕極力搜緝。如匪徒有逃往華界。仍照會省官併力協拿。務剷除根株云。

記者曰、西人非無故而索地也。有致之者也。吾民向安耕鑿。亦非好爲不法也。但初與外人相接。新政所頒。偶一不慎。便稱違碍。且疑爲有私會相結。窮治無已。則又脅其原治地方官府。併力協拿。嗚呼、所居之地不幸而爲朝廷割棄者。其何所逃命哉。

俄人攘奪礦利。遼東牛莊之間。土匪肆行擄掠等事。推其故實皆俄人所致。蓋俄人

招募工人。不給工資。華工多致失業。流爲匪類。其可薩克兵役。及鐵路工作之俄人。其所爲尤不合公理。又細察俄人現實欲設法攘奪遼東開礦之全權。頗有得尺則尺之勢。夫華官尤其開採者。僅復州一帶礦產耳。而俄人則竟垂涎無已也。

德人索地又聞●近信德人又要索黃河以南之地。直至開封而止。即作爲德人權力圈內之地。未知總署如何作覆。

英員購地●威海衛英水師提督。現價購劉公島地。將來此地歸該提督一人管轄云。

來稿雜文

論剛毅蒞粵籌餉事

錄天南新報

前者剛毅日擊比年庫藏支絀。建言籌款于江南一省。每年實籌得一百餘萬兩。成效昭然。嗣又奉命來粵。抵省後接見僚屬。常將十六字宗旨明白宣示。謂此行籌款。上不病國。下不傷民。嚴絕中飽。裁節浮費云云。未幾諭令加課鹽務六十萬兩。釐務八十萬兩。更于廣潮廉三府及南番東順香會潮揭海九縣。每年責令報効各二萬金。其餘亦量予酌派。旋念朝廷設官分職。文武並重。今既責令文員毀家紓國。武員竟得置身局外。殊不足以昭公允。遂議令武員一體報効。現在廣協馬副戎仰承憲意。經已函知屬下各弁。量其所入。酌輸若干。以濟公家之急。所有各情。均爲錄報。執筆人再四思維之下。不禁喟然而嘆曰。狡矣哉剛毅之巧爲彌縫也。傷矣哉粵民之慘遭剝削也。自古中外理財之法。不外兩途。非損上益下。即損下益上。斷未有上不病國。下不傷民。而可以籌得如許鉅款者。即曰嚴絕中飽。而所謂中飽者之財。取之上乎。抑取之下乎。今無論所取之財爲上爲下。但既入職守者之官囊。自係職守者囊中物。一旦強

責其竭誠報効。彼怵于權勢之赫奕。雖不敢或與之抗。而其心能無恫乎。況所謂不准加派苛勒者。不過紙上之具文。彼府縣將弁等。每年既責令其報効若干。勢必百計營謀。別求其所以生財之道。文員則糧賦加徵也。詞訟受賄也。武弁則剋餉缺額也。包賭庇盜也。無一非致富之方。即無一非傷民之處。彼剛毅之十六字云云。將誰欺。欺天乎。殆欺粵民耳。譬諸漁人豢養鷺鷥。日駕竹排。溯洄于江渚之上。遇有游魚。則鷺鷥入水擒之。維彼漁人。奪魚于鷺鷥之口。曰吾之所取。不過嚴絕中飽而已。而于江魚固無害也。嗚呼。剛毅之籌餉。責令文武報効。以爲不病國。不傷民云云。夫亦何異于是哉。粵東素稱饒富。彼三府九縣之地方官。每年雖各報効二萬金。究亦何損。然傳有之。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上旣以報効責之官。則官自必以寵賂取諸民。民無所取。勢必困苦而迫爲盜賊。地方亦因之不靖。如是而猶謂之不病國。不傷民。其誰信之。嗟夫。溯自去年政變以來。彼頑固守舊諸大臣。亦知外侮內訌。禍患日亟。咸以強兵富國爲要圖。乃所謂強兵者。則榮祿但于京城設立武衛五軍。一若京畿爲首善之區。該處有此練軍。即可以攝敵人之心。而寒奸民之膽。詎料

五軍將弁。我行我法。不受範圍。而又有管理神機營之慶王與榮祿。時形不睦。是強兵者卑卑不足道。既如彼矣。而所謂富國者。又舉凡通商開礦創鐵路興製造及一切天地自然之利。絕不講求。而惟知剗肉醫瘡。羅雀掘鼠。小民何辜。而堪遭此戕削也耶。雖然、自古亡國敗家之禍。必先有大奸大惡聚斂之臣出而荼毒百姓。夫而後天怒人怨。兆衆因而離畔。宗社因而傾危。蓋不如是不足以亂天下也。今者西后特將聖主幽囚。忠良殺害。而任此昏庸奸貪之輩。肆意橫行。幾何不更速瓜分之禍哉。所謂自壞爾萬里長城者此也。嗚呼噫嘻。

論籌餉宜先折南漕

錄國聞報

清國因庫欸奇絀。而命剛氏至各省籌餉。籌法若何。曰杜中飽。節糜費。夫清國所糜費者亦多矣。苟思節之。則既節甲。不能不節乙。并不能不節丙丁。所謂一節而無乎不節。方爲盡善。當剛氏在江南時。搜欸殆盡。而於南漕一事。絕不計及。南漕之有弊無利。固人所共知。自來議折者不一而足。卒梗塞不行。豈剛氏有鑑於前而不言乎。抑當局者昧而旁觀者明乎。此四百萬石之南漕。胡以一任官旗及諸色之耗食。竟如

無其事。不大可異哉。請略舉南漕之弊。官吏若干。胥役若干。運丁若干。花戶若干。有如許官吏胥役運丁花戶。則衙署倉廩船隻轉運局等費用應需若干。宜運米到京。每石升至銀幾二十兩。以此銀數購米一石。雖至愚者亦知其計之非。況聞之歲漕江南四百萬石。而江南實歲出一千四百萬石。一千萬石既供中耗。四百萬石尙未必盡歸國家。於國無益。於民有害。凡中飽也。糜費也。莫此之甚。乃明知中飽而不杜。實爲糜費而不節。吾不解剛氏所云杜中飽。節糜費。果何者爲中飽。何者爲糜費耶。然思其所以不能杜之節之之故。姑爲三說。各省府州縣且辦積穀。京師何地。豈可去此倉儲。旦夕有警。將如之何。此公言也。南漕若折。自漕督倉督以至糧道糧運衛官同通佐雜。閒曹冗職之員。俱無以餬口。此私言也。中國之事。一成不易。驟欲中改。恐必有變。此半公半私之言也。然而儲糧京師。倉無不實。遂足以防寇乎。委而去之。亦屬無濟。即能固守。後無繼至。藉此數百萬石之米。安可久長。如曰此本爲飢饉而設。則此刻火船汽車臨時之轉運甚捷。何必費此巨款。陳陳相因。以待飢饉之一日耶。況實者少而空者多。倉固徒有其名耳。此亦一說也。爲漕督倉督以及糧道各官之無以糊口。

而不折南漕。則今日任途之擠。國家設官。似宜多於前時千百倍。方見疏通。國家既不爲此而擲虛糜之款。則同一虛糜之款。亦何樂而不節乎。此又一說也。若凡事恐積重難返。則國之弱聽其弱可也。國之亡聽其亡可也。苟一息僅存。生機猶望。不能不將所以弱所以亡之病根。一一剔之除之。庶可強固如昔。於此而虞中變。何其重視若輩至此哉。若輩徒有腦壳。斷斷無此思路。一旦盡數裁撤。不過有錢者問舍求田。無錢者改絃易轍。如是而已。何慮爲。此又一說也。

由前三說。南漕不可折。不折有無窮之弊。由後三說。南漕大可折。折之有無窮之利。且此利也。即剛氏奏陳籌餉摺中所云。舉國家原有自然之利。仍以還之司農而已。剛氏之籌餉。非以下不病民生。上不失政體。全在杜中飽。節糜費爲宗旨乎。則裁此巨數。以入公家。謂下不病民生可也。謂上不失政體可也。謂杜中飽節糜費無不可也。他人猶可委。剛氏既以籌餉自任。似應議及。或曰設身處地。是亦有二難焉。倉場之費。分之者衆。又爲內監歲入一項。今日內監。其信任如是之事。誰不樂爲趨奉。剛氏而言。固以一身招叢怨也。其難一也。況去歲折漕之議。業將行矣。而八月十七日。忽

有毋庸改折之詔。國家明明不欲革此弊端。剛氏而再進言。能聽從乎。其難一也。靜焉以思。彼所謂難者。實無所謂難也。去歲八月十七日事。太后無非欲反新行之政。有利無利。不暇計也。有弊無弊。不暇顧也。今國帑艱難。至於此極。練兵固要務。奈餉源欲竭。何如太后之明聰。豈不知較量出入。凡可整理則整理之。多多益善。以濟急需。剛氏既奉籌餉之命。握籌餉之權。言之亦其分耳。此時不言。豈復有言折南漕之一日。獨不思在甯所籌各項。得銀六十一萬餘兩。在蘇清賦。約得銀米各二十萬。合銀約六十餘萬兩。兩共約銀止一百二十萬兩。需時幾何。費力幾何。今至粵省又須需時費力。其數尙不可預定。籌餉之難。已可概見。而偏置此數百萬現成之款於不顧。籌畫亦未可謂精詳矣。以云招怨。則既爲國家籌餉。搜求瑣屑。無微不入。勢不能兩全其美。取諸官吏。則官吏怨。取諸商民。則商民怨。等是怨也。何獨於內監而畏之。畏其譖言乎。畏其勢力乎。今日之主我爲政。合則留。不合則去。欲言言之。何用囉囉。即使譖言入。勢力行。諒不至爲國家撙節財用而獲罪。況折漕不折漕之種種利弊。諸公已議之在先。至今聞又有某御史竭力一言者。惜乎不得其位。不得其勢。徒格於部議而止。知者謂皆出某內監之力。某內監之神通。誠廣大哉。設剛氏能用全力以爭之。當不至此。因得其位得其勢耳。然而剛氏固不言也。然而吾日望剛氏之言也。故舉一得之見。曰籌餉宜先折南漕。

各埠近事

記吉隆華商倡祀 孔子聖誕 附公啓并章程

我中國四萬萬神明之冑。尊孔子二千四百五十年之教。宜乎化被六洲。道隆萬國矣。而乃見侮於外人。鄙我爲無教之國。良由我國政府體制太嚴。其崇祀孔子也。除各直省府州縣勅建文廟而外。其餘民間所尊崇者。惟釋迦牟尼老子道君。梵宮道觀。棋布星羅。即讀書種子。口誦孔孟之書。肩擔孔孟之道。亦且崇祀文昌魁星諸神。而置孔子於不顧。似此尊而不親。曷若尊而兼親之爲愈也。吉隆衆商有感於斯。屢擬倡祀孔子。爲南洋開其風氣。屢議未決。近由王雨邨陸弼臣兩君出爲提倡。經閩籍好義諸君樂輸巨款。興脩福建會館。即恭設孔子牌位於其中。本月二十七日爲孔子聖誕。當即傳集各紳商舉行祭聖之禮。共申慶祝。俟有餘力。擬即就會館中兼設義塾。栽培後進。其雕刻神牌。題曰 大成至聖孔子神位八字。上下兩旁。皆鐫雲龍。高三尺六寸。滿面鋪金。極其堂皇華麗云。茲將其公啓章程列于後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夫所謂聖人者。孰有如我孔子哉。孔

子造人倫之極。至爲萬代之儒宗。人倫者何。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是也。人倫之道者何。有親有義有序有別有信是也。孔子之道。雖不足以盡倫究其竟。而孔子之教。要必先以盡倫發其端。故孔子即此道以教人。而人當奉此教以尊孔子。時至今日。人倫之道攸斁矣。孔子之教愈衰矣。孔子之象愈渺矣。推原其弊。實由尊聖之太過。我 中朝例典。獲遊聖殿者。非進庠登第不與焉。餘則宮牆外望。欲瞻拜而無由。以聖像之得一瞻拜。尙如此難。又安望聖教之入人深且易哉。夫以孔子教我之功而論。等於父母生我之恩。生我者得而膜拜之。獨至教我者不得而膜拜之。有是理乎。況世無孔子。萬古如長夜。則孔子之教。又迴殊尋常經師之教。古人云、經師易得。人師難求。孔子殆所謂經師而兼人師之責者也。然則其教之繫於世道人心。不綦重哉。而謂可不崇奉而膜拜耶。而謂可分畛域。若者得拜。若者不得拜。致與聖訓無類之意。大相刺謬耶。攷儒術之初。魏文漢武。曾立博士。洎漢武之世。罷黜百家。獨尊孔子。其時家奉孔子之教。人守孔子之道。士無異行。家無異術。國無異政。足見人才之蔚。卓犖古今。魏晉之間。士則跼弛。談尙老

莊。儒術衰微。斯文掃地。五胡之亂。接踵而來。而聖教一變。播及隋唐。重詞章。倣佛學。以周公集大成。而黜孔子爲先師。效其尤者。冒昧之徒。遂定婦女不得祀孔子之禁。而聖教又一變。至宋明諸儒。雖力尊聖學。然言之太高。未免苦而難行。尊而弗親。譬之偏安。無復大一統之基業。而聖教又變而愈變。我朝開國之始。朱學盛行。其時尚多經濟之士。乾嘉而後。崇尚訓詁。微言幾絕。士智鄙塞。有如瞽聵。而聖教愈變而至於加甚。求所謂實心實學。而聖教是尊者。蓋亦寡矣。今將掃除舊習。大煥新猷。惟聖像之是尊。不至數典而忘祖。非聖教而不守。奚虞左道之惑人。由身而家。由家而鄉。由鄉而國。由國而天下。士習丕變。道一風同。誰謂黃農虞夏之世。文武成康之盛。不可復覩於今日乎。故遊大匠之門者。不識規矩。無以爲方員。遊聖人之門者。不尊聖教。何以能盡倫。人之所以自立者在此。所以自強者亦在此。又何必舍聖教而別求自強自立之策也哉。子云、有教無類。吾儒生聖人後。讀聖人書。亦當擴充無類之意。使人尊奉聖教。膜拜聖像則幸矣。

一崇祀孔子。自今年八月二十七日聖誕始。此後永遠垂爲定例。

一現當開辦之始。未能建立孔廟。擬先在同善醫院設立聖像。以昭肅敬。

一聖誕日。闔埠各舖戶理宜一律結彩張燈致賀。

一聖誕日。闔埠不論男女老少。皆當親到該院行禮。迺古禮男左女右。以示區別。

一聖誕日。凡致祭者皆守禮經燔柴之義。香燭寶帛之類。一切省免。

一今年開辦之初。聖誕日。闔埠公舉董事五十餘名。以勸辦此舉。每年公舉一次。以二十人爲額。此後垂爲定例。

一聖誕日。祀孔子畢。即叙會宴飲。以降此舉。

一凡祀孔子與宴飲之事者。例捐銀壹大元。若能捐多者聽。若不與宴飲之事。不捐者亦聽。

一自今年崇祀聖誕後。闔埠華人除用光緒紀年外。當兼用孔子紀年。以示尊王保教之意。

一各捐款除除聖誕支銷外。即貯該院中。作下年經費。

一刻下此舉原係草創。俟辦有頭緒。議實妥善條款。再行刊刻派送。

一各捐款于祀聖誕後。將進支數目。刊刻派送。俾衆咸知。以昭徵信。

也。方今別國權爲立法行政司法三種。正與亞氏之說相符。古羅馬人。亦將立法行政司法三權之作用區別之。爲最明覈。

於今世之國家。不唯別其作用。且以作用之機關。爲不可缺之要務。昔時雅典之國會。并有立法行政司法三權。羅馬人付大統領以行政司法二權。且大統領往往發布法令規則。是行今之所謂立法權也。中古德國之侯伯行政官。兼任法曹。一面按罪行刑罰。一面發布封內之稅則。英國之議院。今日猶握立法行政二權。而其上院更行司法之權。法人蒲彈氏。始論國內。特設數種機關。以分任各種作用之急務。然當時之人。以爲是理論家之希望耳。其實不可行也。其後博識大儒。孟的士鳩氏出。又痛論三權分離之急務。而條爲天下之所傾聽。北美合衆國首行之。自法國革命以來。天下之立憲國。多用其說云。

孟的士鳩氏。大別國權爲二種。

立法權。

執行權。

再別爲二種。

重要之執行權。即今所謂行政權

司法權。

古羅馬大統領。既有行政權。而羅馬人。欲加強烈手段。使人民恭順。唯其命是從。因更付大統領以裁判權。實欲使政府之權勢。益旺盛也。孟的士鳩氏曰。須設三個機關。分任立法行政司法三權。不可使一人總收此三權。是保護自由之要務也。蓋孟氏以爲一人握三權。則其權過重。恐有橫恣自用。抑壓人民之自由權理之弊。不若三權鼎立。互相掣肘。使相競立功也。要言之。不可以一個機關。兼數個之用。宜每一權。設一機關。

孟氏之論。大合真理。不容疑也。然欲全然分離國權。使各鼎立。則失之過激。今徵之實際。類別國權。非分離也而求國家設機關之本意。就人身言之。目司視。耳司聽。口司言。各個機關。分任精神之作用。而不敢兼他作用。於國家亦然。欲其作用整頓。須使官衙。各執當然之職。不許使一官衙。兼數種之職。蓋司法行政之事務。不惟形於外部

者不相同。其目的亦不同。故處辦其事務。各要適當之才能。夫同爲一人已。能爲出衆之行政官。又能爲邁羣之法曹者。未可保其必無。然亦稀矣。由是觀之。各種事務。非分付於具其本然組織之官衙。與受其教育之官吏。終不能收其功也。

孟氏不類別國權。而分離國權。路騷氏承之。痛論立法執行二權對立之理。北美合衆國。始實施之。使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離鼎立。夫國權要單獨。已如前卷所述。然分離之爲二爲三。使各獨立於一方。不相聯屬。其弊必至於彼此互爭相權。紛呶無已。欲國無分崩離析而不可得。是理之所最易睹也。北美人置憲法於立法行政司法三權之上。據憲法選大統領。並代議士。使各當其職。以爲是足以調和一致。而免紛爭之弊。其實不然。裁判所勢已不能敵大統領。及議院之爲政。大統領又不得不服議院之威力。由是觀之。三權鼎立之謬。昭昭不待言也。

歐洲邊閣泯昆士丹氏。欲防三權分離之禍。別置王權以統一三權。曰國王牽制三權。使各調和一致。以禁其出於權限外。庶民主義之患。發於下院。則直散議會。貴族主義之患。起於上院。則新增議員。大臣濫弄威柄。則更造內閣。裁判所有瑕疵。則會議

院改正法律。要在遏獎於未然。以保治平。夫國內之一致。賴人君之力爲最多。而人君固有制御國家諸機關之威德。真如昆士丹氏之說。雖然、三權加王權爲四種。以此僅爲調和三權。保治平之具。則不可也。況於置國王於行政立法之範圍外乎。

凡劃然分離立法行政二權。極有害于事。且於實際上。亦不可行之。徵之天下邦國。確無可疑。而急謀分離。以施於實際。無若北美合衆國。及西班牙者。觀兩國之實況。纔近接於分離之目的耳。未可謂達其目的也。何哉。其政府於報告大發議權。並大統領不允權。始有立法上勢力。此外未見收其功也。立憲君主政體則不然。其政府以行國家統御之實務爲本分。代表全國民。爲國家之無上機關。據憲法實以發表國家之意思。由是觀之。此種政體。亦合自然之理者也。

當類別而誤分離之。亦不見其害者。爲行政司法二權。其故何哉。司法於行政。未必要獨立也。故司法省、檢事局、並諸裁判所、求警察官之援助。彼此之間。頻頻交通。終歲不絕。

謂立法行政司法。皆同等同格。無上下之序。則不可也。三權原非同階並列。蓋作機

則帥天下而路。

或曰性善性惡之說。皆不如言無善無惡者。曰子將言人性乎。抑自有所謂性乎。夫言人性。則必有善有惡矣。彼無善無惡者。蓋佛之所謂性海。而非言人之性也。何也。自其未生言。性海湛然。未有六道。而何人性之云。自既有六道言。亦各有如來藏隱伏其中。而人與鳥獸。初未嘗異。又豈得專爲人之性也。孟荀所言。專爲人言之也。雖然。以符驗言。則性惡爲長。然非謂其同于鳥獸也。蓋孩提之愛親者。未知初生之時。拆孽其母而不少顧也。舉稍長之敬兄者。未知乳哺之頃。少有不慊而瞋目作色也。孟舉其善而忘其惡。荀則以善惡皆具。不能純善。則以惡名之。故其言曰。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檠。則不能自正。桓公之葱。太公之闕。文王之錄。莊君之矟。闔閭之干將莫邪鉅闕辟閭。此皆古之良劍也。然而不加砥厲。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騁騶騏驥纖離綠耳。皆古之良馬也。然而前必有銜轡之制。後必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馭。然後一日而致千里也。性惡篇夫惟弓故可檠。劍故可厲。馬故可轡。苟非三物者。則雖檠之厲之轡之而無所用。此即謂其

本異于鳥獸矣。又曰今塗之人者。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是則即孟子所謂善者。而荀子以其偏險悖亂。亦由天授。既非純善。即謂之惡。猶之既舂之米。謂之精鑿。未舂之米。謂之粗糲。粗糲云者對精鑿言之。而非謂其與稂莠比肩也。然一人之行。固以習化。而千世之性。亦以習殊。泰古絺絺之民。獯鬻貪暴。以水火毒藥相虧害。夫人而有此性也。自先覺者教化之。至于文明之世。則相虧相害者。固不能絕。而具此性者稍少。故學可以近變一人之行。而又可以遠變千世之質。荀子于首篇勸學。即曰青取之于藍而青于藍。冰水爲之而寒于水。夫固謂一人鍥而不舍。則行美于本性矣。千世鍥而不舍。則性亦美于祧墾矣。仲尼之言。性相近。習相遠。亦兼二義。而不言靈魂。夫肢體一蹶。前萬世而不昭。則孰肯致死。或者以爲民氣遷懦。不能與釋迦基督布教之國抗者。由是故也。然惟無鬼神。而胤嗣之念。乃獨切于佗國。今知不合羣致死以自禦侮。則後世將返爲蠻獠狙獾。以此爲念。則足以倡勇敢也必矣。是故不言鬼神。而能使人致死者。必于愛類。愛類必于知分。荀子曰萬物同宇而異體。

富國篇

以異體故必自親親始。以同宇故必以仁民愛

物終。惟其羣而有分。故有墨子兼愛上同之善。而畛域有截矣。

仲虺有言。兼弱攻昧。是道家之說也。其心獨鷙。亦獨明于天人之故。凡以昧弱遇智勇。鮮不敗衄。而以昧勇遇智勇也亦然。然則萬物之勝負。決于智而已矣。大盜盜國。竊取聖法。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斯智也。是故徒善而無法者。煦煦子子。必不足與校。惟知合羣明分。則足以禦之爾。若專以是非枉直相角。則天下皆惡直醜正者矣。吾觀六波羅密經。言忉利天臨命終時。天女眷屬。皆悉遠離。棄之如草。是諸天之無禮義也。遠甚于人。而其種反駕乎人上。果使其言非誇。則知所以駕人者。特智勇有勝而已矣。乃者紅黑櫻色之種。伏于黃人。黃人復制于白人。白人果有大同之志。博施濟衆之仁。能勝于黃人也。惟其智勇能竊聖法焉爾。夫自有花剛石以來。各種遞變。而至于人。則各種皆充其鼎俎。以人智于各種爾。然則繼人之後。亦必有變而智于人者。夫如是。則黃白人皆其嚮膾也。不然。則皆其驂服也。彼人之自保則奈何。曰合羣明分而已矣。苟能此。則無不自立。譬之蜜蜂。雖細不敗。苟不能此。則無不受侮。譬之獅子。爲羅馬所殺者。四月至萬一千頭。雖大而亦絕。

矣。然則以大智而充仁義之量。誠無如荀子所言哉。然而潔身中清者。將安往矣。嗚呼、吾于是知兼弱攻昧。則迫務光于清冷。而騶伯夷于首陽也。彼大盜者誠非獨行之士所能與處也。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有義不義。無祥不祥。公孟子曰。貧富壽夭。齟然在天。不可損益。子墨子曰。儒以命爲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不可損益也。

按墨子背周而從夏。鴻範五行之說。以義不義。推祥不祥。禹陳九疇。而墨子暢之。皆天鬼之說所流行也。惟墨子于五行。信其德而不信其方位。陰陽家之言。則所必絕。故其荅曰者曰。帝以甲乙殺青龍于東方。以丙丁殺赤龍于南方。以庚辛殺白龍于西方。以壬癸殺黑龍于北方。若用子之言。則是禁天下之行者也。鴻範之言。則因五行以施五德。而順之者吉。逆之者凶。故墨子獨所尊信。漢初伏生。可謂大儒。然五行傳猶拘牽天道。西京尊尙此學。實墨者之餘燼也。荀子曰。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是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竝世起無傷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

天論篇

是則于五行感應之說。儒者已顯斥之。

倍則攻之。今十不及一。提挈孤軍。裹糧千里。深入敵地。以客擊主。勝敗之數。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然以兵之多寡。定勝敗之數者。趙括之兵法耳。何足論運用之妙哉。清國兵勇。雖號稱百萬。然稍訓練而有規律者。其數不過數萬。若相機而投。則用力少而奏功大矣。今使貴國舉兵出戰。與李鴻章鬪。智勇於兵馬之間。連兵不解。人或有所恐者。以爲督辦閩浙軍務之老將左宗棠。兩江總督曾國荃。首尾相應。必能率麾下將弁來相救援。其他穆圖善、楊岳斌、程文炳之諸將。急提兵北向。勝敗之算。亦未可知。然觀左將軍率大兵南下。鎮撫福建之沿江。當劉銘傳、孫開華久苦戰於雞籠淡水間。猶不能趨救。且晚年與李鴻章爭權。隱相嫉妒。不足深憂也。曾國荃以伯兄之蔭。名望雖高。而強弩之末。難穿魯縞。且李鴻章汲汲然營私植黨。欲抑制湖南曾氏之威柄。故兩家反目爲讐。互窺其瑕隙。豈有真情義氣以救其急難乎。惟鮑毓諸輩。相與戮力。率兵救黑旗軍於西境之外。然懸軍萬里。豈足介意乎。議者又曰。所顧慮者非清之陸隊。而在海軍。即陷厥天津。我軍須輸送餉援。接濟彈藥。若頻用堅艦困我於大洋中。懸軍深入。糧乏勢孤。其奈之何。凡能審戰機。通事勢者。不爲且不言也。然豈知彭玉麟雖再出西湖草廬。戰艦大小。雖稱有百餘。僅能防禦廣東諸海灣。其餘河口船艦。皆零星小物。此一路本不足慮。又清國所稱海軍者。福建艦隊與南北洋兩水師耳。此三師屯似能首尾相應。貴國艦隊。似難與

爲敵。然福建水師半沈沒於福建港。其餘船艦溯江上下。聊備襲擊。且南歸無統御之將。空漂泊於吳淞。初受援臺之命。駛至洋中。旋被法船追擊。急逃石浦。僅乃得免。又豈能橫行海表。衝鋒陷敵哉。彼一師船。若出閩江一步。則爲法艦所擊。是又法國遠征軍隊所日夜苦計而欲誘之出者也。然則所餘北洋丁汝昌一隊。其爲補於戰事幾何。方斯時也。以貴國之艦隊當之。行見雄兵所向。披靡清韓。威名播於五洲。勇武震於四海。然後進而握東洋盟主之實權。建興亞抑歐之大計。惟此時爲然矣。貴國即棄上策。能無取於中策乎。無已。猶有他策。夫日清本兄弟唇齒之國也。法國之勢愈張。則清人之膽愈怯。此時貴國唯以東洋安危自任。去私心。棄舊怨。披露胸懷。破除畛域。與清國結攻守同盟之約。以歐人爲東洋之公敵。先興同盟軍。解臺灣之封鎖。追擊法之巡洋艦隊。克復東京。徐以保護朝鮮。作防俄之計。再封琉球藩王。清國必德貴國。而解其宿怨。釋其猜嫌。是又興亞之大計也。雖然。此可爲豪傑語。未可與俗人言也。抑怪哉道路有傳言曰。貴國之謀臣。不出此三策。徒欲振三寸之舌。乘清法之奇禍。而以制勝爲謀。是雖道路謠傳。未足信據。使此言而實。日本之失計愈多。清人之猜疑益甚。其仇怨不知何自而解也。聞昔年清俄在伊犁爭界。乘其國家多難之日。貴國命使臣結琉球之局。清國怒不之應。使臣不得要領。抱羞歸國。老奴已甚慨其謀之拙。而爲日本男兒惜也。計旣敗於先。又豈可再

尋於後哉。夫使不通天下之大勢者。與觀清法之交涉。必曰清非法敵。以爲東京失福州破。雞籠淡水相繼淪陷。將刻日而艦隊北馳。沿海諸城。且爲粉碎。然想清之困憊。未至如是之甚。有曾紀澤者。清國之人豪也。駐於歐土。畧能觀其國勢人情。知法國久已勞師遠征。又當備德仇。課戰費於議院。必爲內閣攻擊。內閣頻更。則遠征隨止。可豫決也。當曾紀澤勸清朝與雄邦構兵。議者多譏其輕浮。惡其剛愎。彼蓋沈觀既久。曾不顧之。非有過人之識見。而能如是乎。日本再陷前轍。致清人所輕侮。僕之所惜也。天涯萬里。交語爲難。語冗意盡。不知所云。書上東海郎君麾下。白雲山下之客頓首。

後數日有電音曰。日清兩國已結平和之局。其要在日清皆不能屯兵韓地。大使全使命而歸。妖雲散而祥雲起。於是人皆額手相謂曰。英之名相美公自伯林會盟歸也。市民歡呼。群集公之門前而不去。請得其一言以爲快。公即出呼曰。爲大英國揚名譽與利益歸。市民唱萬歲而散。想大使之携還者。亦必日本之名譽與利益。既而朝臣張宴於濱水之離宮。犒其勳勞。在京之富豪。亦在不忍池畔。爲一盛會。祝其功勳。時散士寓湖畔一小樓。志士三四倚欄憑眺而樂。畏友清狂居士後至。叱曰。吾子見柔物而樂。余之意竊有不快。夫我兵之屯在韓地者。無他。緣昔年我朝廷率先宇內。尊朝鮮爲獨立國。置公署。送商估。表親睦之交誼。時彼頑民。闇於天下之公道。咸以我爲有覬覦

之野心。且疑通商爲失國之富。遂污我國旗。擄我人民。朝廷欲保我名譽。與在韓人民之生命財產。不得已送兵捍衛之。何異戊辰之前。各藩狂士加暴行于歐米人哉。乃者韓變內作。百官狼狽。不知所爲。人心洶洶。禁衛軍不足以托國王之信。是以國王手書請我兵使護宮闕。以維持朝廷之威望。乃彼清兵者。濫弄兵器。射我國旗。擊我將士。攻我公署。窘我商民。辱我婦女。是國家之公敵。人民之大讐也。不雪其羞。不報其仇。漫然唯互結撤兵之約。意義漠然。僕不知其深意奇謀之所在也。熟觀五洲之勢。弱肉強食。瞬息存亡。今清人之威勢日加。侮我之風益盛。我航海之權。商業之利。關係決非鮮少也。況於韓地勢力。拂地而空。數年經營。輒歸水泡乎。其辭氣激昂。坐上聞之。無不肅然。

既而獨立黨之領袖朴泳孝、金玉均等十有五六人。犯萬死。渡來我國。散士乃訪古筠居士於其寓。居室陋隘。衣服粗野。與六七人踞坐。顏色憔悴。形容枯槁。幾令人目不忍視。散士惻然於中。語未發。居士先言曰。敗殘失意之徒。事業沈頓。不能爲國家死。偷生忍恥。流寓爲貴國之累。深所愧也。散士曰。成敗天耳。人事何足論。唯足下壯圖一蹴。空抱無限之志。去國棄家。沈淪此極。實我邦人有不得不分其責者。大厦之傾覆也。非一木所能支。雖然。足下等幸而不死。以國家之柱石自任。豈無望乎。失意落膽。尋常人耳。足下等皆富於春秋。前途遠大。願努力自愛。居士慨然曰。國君見凌于

權臣。壯士死于鋒鏑。忠臣斃于毒手。親戚殲于慘刑。師友繫于牢獄。內艱于弊政。外窘于強鄰。家山之事。概可知耳。然所以不能引決自刎者。豈惜區區餘生哉。以報國家酬死者之丹心。猶未消磨也。世人雖目之爲懦怯。爲牛馬。原所甘心。散士曰。僕亦亡國敗殘之餘也。其境遇所經歷。雖非盡與足下同。而家人親戚斃于干戈者。五十有餘人。田園被沒。家資被掠。艱難困厄。轉徙流離。逆境辛酸之味。皆已盡嘗。故悲足下今日遇而特深也。他日東洋有警。遭遇大有爲之時。當與携手西征。大丈夫冷面熱腸。非敢作欺人之語。足下其勿疑僕。僕嘗遊歷西球。邂逅亡國之義士節女。感激其奇遇。皆吐露心膽。今得足下。欲命之毛穎。以檄四方有志之士女。居士聞未終。急驚起呼曰。使僕而爲奇遇中之人。勿使鄉國一朝淪喪。旣而曰。弊邦將來不爲清之藩屬。亦爲俄所併吞。清國待我之舉動。世人所目擊。俄之詭謀。世人或未探之。然早已占我權力。籠絡一族。大欲攬北方威鏡道於其保護之下。夫前車旣覆。猶驅後車而向險路。朝鮮命脈。豈不殆哉。思之不勝戰栗。猶憶先臣箕子三諫去國。過殷墟而作麥秀之歌。嗚呼。後年麥秀。誰爲和歌。而弔亡國之踪者。言至此。嗚咽又不能語。旣而曰。僕生巨族之家。幼即不羈。莫事產業。常以爲士之生存此世。抱國家經世之志業者。當知山河之形勢。人民之疾苦。歲十八決意漫遊國境。熟察我風土。知金銀寶贖非不多。地味非不豐。人民非寡少。河海之運輸非不便。而老者窮死。壯者流離。觸目入耳。皆爲

悲憤之媒。而縉紳則又踞位弄權。爲人設官爲吏。擇職互相結託。收歛貨財。放僻邪侈。無所不至。里巷含冤疾首。呼訴無門。國家遭此累卵之危。瞶瞶者猶同造夢。叩秀士則不知書。察孝廉則濁如泥。十羊九牧。凡我生民。飢不得食。勞不得息。僕觀之不勝奮激。乃以改革弊政挽回國勢自誓。當時國王之生父李熙應大院君。攝政十有餘年。威權震動內外。其爲人寡慾而好詩書。有東洋豪傑之風。雖然性剛愎刻薄。暗宇內之大局。遺國家之前途。徒戀政柄。無寬厚之量。僕等家居韜晦。繙泰西之書。深考富強文明所由來。欲使朝鮮盡習貴國之美政。靜待時機。蓋十有餘年矣。而秕政百出。風教日壞。國勢凌夷。不可收拾。爰與憂時之彥朴泳孝、朴泳教、洪英植、徐光範、徐載弼、等十餘人。互傾肝膽。誓以改革弊政伸張國權自任。既而王妃與大院君爭權。援引外戚閔氏。與弟奎鎬等謀分大院君之大權。舉兄閔升鎬代之。升鎬死而無胤。以同族台鎬之子閔泳翊嗣其家。及奎鎬死。泳翊代握政柄。大院君閑居三年。知國中不喜外戚之政。欲再掌政權。時有江華之警報。繼聞與貴邦訂結條約。爲交通和親不可失之機。竟送絕交之書於朴泳孝。私嗾在官之腹心。使非議交締條約。其議曰。日本者與國家不共戴天之仇也。今又窺我海岸。陷我城市。殺我人民。且彼近者與蠻夷交通。棄聖賢之教。而慕異邦之政法。自文物典章。迄至衣食什器。莫不心醉而模擬之。人眩歐風。舉國若狂。遂勸我與彼通。欲我師彼。豈非下喬木而入幽谷者乎。先是國

人屢被法國僧徒累誤。彼教者祖宗典法之所深禁也。忍使堂堂聖賢之國。而與犬羊爲伍。聖神文武之國王。而與深仇結交。下與蠻夷之君長同位乎。且往日我國一與對馬人交通。狡暴不可與近。況與日本之全國交通乎。吾力之不勝可知矣。郭野靡然。傾向其說。由是締約不成。幾與貴邦罹干戈之禍。幸得國王左袒正義。排百官之邪說。締結和親之約。雖然。百官多抱鎖國之說。羞與貴邦之使臣交結。僕等因其兩情不相通。恐生禍害。竊與親友謀議。遣教士李東仁於貴邦。奉書於岩倉公。使探貴國論交敵邦情義之厚薄。對俄清主意之如何。東仁等知貴國上下人心之所在。見開明之風。富強之術。大有所覺。歸而上奏條陳。言當採用貴邦之政治與泰西之文明爲急務。於是國王之意。漸向改進。尋選朝臣之俊秀者十人。使遊學於貴邦。奮然欲奏開物成務之治。無如朝臣擁閉聖明。女謁公行。閹族弄柄。政事陷於姑息。讒謗紛乘於宮掖。故抱有爲之士。或遭貶竄。或潔身去朝。時僕亦遠流竄於邊亭。內政愈弊。百姓困憊。加以年穀不登。催科之吏。追責倍酷。凍餒之民。哀號路傍。雞犬聲稀。驛程夜冷。孰能耐此荒涼愁慘之狀哉。當其地僻風高。林深露結。放臣行吟於澤畔。逋客浩歎於蘆中。流水嗚咽。落木悲涼。夜不能寐。攬衣而起。徘徊得一長篇。散士乞詠之。居士沈吟而言曰。今忘十之三四。且有所憚。君勿強之。更轉語曰。旣而僕蒙赦而歸京。乃與朴徐等大倡改革。諷諫當路大臣。然年少位卑。有所獻替。皆黜不用。於是相謀曰。

時機未至也。不如暫時姑待。且所以言之不行。謀之不用者。以經歷信望之未重於天下也。不若相携而觀海外之風光。因航貴國。僅留半歲。會京城有變。先是大院君押退外戚閔氏。欲再掌握政權。覲機會之可乘。時諸道禾穀不登。飢民嗷嗷。軍人厭西洋之訓練。且怒俸給不足。飢寒交迫。囂囂唱亂。四處蜂起。大院君得機指縱之。欲殺王妃并盡屠閔族。及不從已之黨侶。迫宮闕。上殿階。殺大臣閔鎌鎬。王妃易服避亂於忠清道。軍人與亂民合勢。襲貴國之公署。星使僅以身免。從者死者。亦復不少。大院君乘勢脅制國王。恣行賞罰。邦內大亂。僕聞此警。即日附舟而歸仁川。時清之兵艦數艘。既早泊於仁川港。知魚允中之在艦中。直潛往而議善後之策。乃允中之意在借清兵之力。拘囚大院君。放謫於天津。僕大非之。難曰。爲救一時目前之急。欲假近鄰大國之力。而鎮內亂。是無異於賣國家也。大院君城狐耳。欲抑制之。豈無策乎。若借清之力。何殊使豺狼而護雞犬。放獺而守池魚。甯募國內志士。起勤王之師。建立國之策。以戡定禍亂之爲愈也。予力爭一晝夜。允中危懼不從。僕恐其遷延失機。直變服裏面。潛行京城。訪可與談國事者。雖然。我國人傑。半歸黃土。半散四方。寇氛充路。烽火亘天。外國兵師。滿載京邑。黃塵高揚。陰風熾煽。白日無光。妖雲密布。宮城長閉。王威萎微。君王不知在於何處也。昔日簪纓之地。唯餘殘陽而已。予乃思國家之前途。歎身世之厄遇。不覺涕淚如雨。乃屢草書上國王。無一得達。後數日貴國

贈友人 丁酉秋月

更生

友人生長澳洲。學問精深。喜言變法。以救中國自任。故書團扇贈之。
人與天通。有父有宗。孔子主仁。注心大同。養我神明。救我氓蒙。推極識界。諸天無窮。區區大地。豈有西東。先愛同類。無忘族邦。

大地飛來偶現。春中原靈氣日華。新黃虞明胄。百千億誓拯瘡痍。救我人。

七言十章寄懷飲冰子

兼呈更生先生

獨泣問麒麟者

塊獨傷心阮嗣宗。竹林舊夢了無蹤。死生離合人間世。中散琴聲落海東。
少小談經宗禮運。春秋奧義未窮探。自從得見江都學。始信真儒出嶺南。
湘中帝遣德星聚。屈子精魂或請之。絕大規模南學會。同康於此立初基。
誓行仁政作君師。千載神州此一時。痛絕囚堯城。早就無情風雨敗佳期。
宣尼發政先誅卯。義少仁多惜偃王。自古救民湏用武。豈聞琴瑟化豺狼。
自從奇渥禁持兵。儒者稀聞學劒成。夜夜夢披隱娘傳。天涯何處訪空精。
無可奈何天地窄。甚深懷抱爲誰開。故人問我今何事。二六時中對綠苔。

瀏陽仁學足千古。表章幸有今。潛夫大苦。大樂飲冰室。蓋天蓋地。自由書。六烈沈冤。那得伸大冤。顛倒是非真。千鈞一髮存。清議珍重。同胞託命身。直上太平最高頂。故鄉西對勝神州。悲情此際如何遣。四億奴軀未出幽。

六君子紀念會

鐵血子

六士沈冤已一年。誰將大獄訟于天。上方有劍朱雲在。誓斬奸頭祭墓前。素車白馬弔忠魂。千古重憐黨籍冤。我有龍泉鳴匣裏。要將鐵血灑乾坤。

讀美洲祝 聖壽記

西樵樵子

人心不死信非虛。海外郵傳祝嘏書。喜說我 皇終復位。秋風蘆葉賣紅魚。

香港夜讀清議報

西樵樵子

龍崇祥萃太平山。碧海蒼波萬里環。靜對孤燈無限恨。喜留清議在人間。

本館告白 本年閱報 諸君如有未將報費交到代派處祈早日交出庶免經手賠墊

本館改訂後各埠致函本館定閱報章非由代派處經理者請先付資然後按址寄報

稅則以各埠物價工值日見騰貴若仍前收取從廉無非為廣開風氣起見近因日本大增

澳洲各埠全年收洋五元半年收洋六元七毫五仙零售每冊二毫一日本及清國內地及上海香港各埠

全年收洋五元半年收洋六元七毫五仙零售每冊二毫一日本及清國內地及上海香港各埠

一本館寄出報章應收還郵費凡日本設有郵局之地每冊一錢日本未經設有郵局之地

每冊二仙今將日郵設否各地畧分於下 日郵未經設置之地

臺灣 淡水 朝鮮 烟臺 香港 澳門 廣東 福州 漢口 汕頭 北京

廈門 天津 蘇州 上海 安慶 九江 無錫 海防 牛莊 雪梨各埠

杭州 沙市 舊金山各埠 星架坡各埠 安南各埠

本館告白 本年閱報 諸君如有未將報費交到代派處祈早日交出庶免經手賠墊

本館改訂後各埠致函本館定閱報章非由代派處經理者請先付資然後按址寄報

稅則以各埠物價工值日見騰貴若仍前收取從廉無非為廣開風氣起見近因日本大增

驗方新編出售

啓者驗方新編一書。久已風行海內外。其中所列方藥。雖有至粗極賤之品。果能對證發藥。莫不應時輒效。坊刻卷帙太繁。不便攜帶。前經橫濱中華會館用鉛排版。共得一百二十餘頁。裝成全冊。茲本館用白紙翻印多本。以廣流傳。每本取回紙墨銀二毫五仙。郵費另議。所收銀價俱照日本銀元計算。英洋加一收取。如有定購者。逕函知本館自當照寄。

大同學校續捐已亥年經費諸君芳名列

李文業先生捐銀壹元
趙光勳先生捐銀壹元

李文龍先生捐銀五毫
羅瑞麒先生捐銀貳元

黎毅先生捐銀壹元
鮑攀昭先生捐銀貳元

鮑嶽常先生捐銀壹元
 濟記寶號捐銀拾元
 無名氏先生捐銀五元
 黃頌德先生捐銀貳元
 陳宏典先生捐銀壹元
 萬和寶號捐銀壹元
 唐瑞生先生捐銀四元
 和興寶號捐銀貳元
 源定勳先生捐銀貳元
 梁衛心先生捐銀壹元
 任星池先生捐銀五元

鮑德檢先生捐銀壹元
 蓮記寶號捐銀拾元
 鄧添先生捐銀五元
 梁靄晴先生捐銀貳元
 馮宏開先生捐銀壹元
 廣義和寶號捐銀壹元
 陳秀亭先生捐銀壹元
 利隆寶號捐銀五元
 馮懋龍先生捐銀參元
 梁麒生先生捐銀壹元
 呂有才先生捐銀五元

郭功福先生捐銀五毫
 三盛寶號捐銀五元
 鮑誠之先生捐銀拾五元
 成昌寶號捐銀參元
 廣信祥寶號捐銀壹元
 陳舜樞先生捐銀五元
 唐文彥先生捐銀壹元
 利和寶號捐銀參元
 盧日昇先生捐銀壹元
 東昌寶號捐銀五元
 潘玉堂先生捐銀壹元

利息改正

由陽曆五月一日起

定期貯金

年利六分五厘
 六箇月以上為准

通流貯金

每百圓日息一仙五厘若
 取還時預通知每百圓
 日息一仙七厘

凡欲匯往內地各處儘可代勞不取匯費

橫濱市南仲通二丁目(電話一五六)
 株式會社 橫濱七十四銀行

利息改正

由陽曆五月一日起

存貯蓄金

年利六分

凡付銀無論多少自五仙以上俱可存貯
 每月以初五日付來可作全月計至十五
 日付來祇可作半月利計

橫濱七十四銀行內(電話一五六)

株式會社 橫濱貯蓄銀行

同市元町二丁目(電話三一九)
 同元町支店

啓者美國金山正埠利亞路地實業公司係遵舊金山憲例開設者共集五百萬股官許賣二百五十萬股自留二百五十萬股共資本二十兆元專代人貯積銀兩生息美洲各埠華商曾付銀于本公司者甚衆咸知本公司之股實可靠今本公司特委代理人連拿君遍往各埠招人附欸現已抵日本凡貴商之付銀本公司者無論多寡俱可付存每百元每年週息六元若付至五百元以上則可隨時收還原欸但須預先通知本公司之代理銀行方能如期交付然現時雖每百元每年行息六元惟是本公司生意之盛資本之厚計將來如有贏餘擬撥二成均派今謹將本公司所值之資本實業列後電氣車路值銀六百五十萬元（此車路每月進欸歸本公司四萬二千元）小輪船等（每年可獲利二百五十萬元）實業地皮四十萬尺（每尺值銀一百五十元）石礦兩大穴（各城市每日消此礦石頗多其電氣車路係經此礦而過者）（以上皆指花旗金而言）橫濱代理人海岸七番津臣君支收入七十五番中華銀行 本公司在舊金山正埠山岑街門牌十四號

舊金山正埠利亞路地實業公司

司事 亞夫 倫士
 總理 亞夫 庵士 勿
 管庫 委厘士花咭銀行
告白

發行兼編輯人

馮 鏡 如

印 刷 人

中 林 石 太 郎

發 行 所

橫濱元居留地百三十九番館
 清 議 報 館

印 刷 所

橫濱元居留地百三十九番館
 郵便私書函二百五十五番
 清議報館活版部

